

## Thomas Ceska

道默·柴司加(1872~1937) Tchai Chen-Tcheng (柴辰正)



方濟文致和主教的這位殉道同伴，生于1872年5月17日，在克羅厄沙，布老刀瓦克(城)。他的父親是一位鐵路局工頭，在奧國及匈牙利邊界，包括今日的克羅厄沙(Coatia)。

相片：布老刀瓦克本堂，道默在此領洗。  
(2007年攝)

道默在莫耳的峰來墩小學讀書，是一個很熱心的輔祭童，也幫忙打鐘。有一次鐘繩纏住他的頸項，幸好他被及時救起，免遭窒息。但繩子留下的痕跡在他頸上存留了很久。

他父親以微薄的薪水，維持全家十二個孩子的需用。道默仍僥倖在伯森方濟各會神父們辦的小學就讀。他自己並不需太多事物。他由父親接受某一家庭供給的學費及住宿費。其他費用都由恩人供給。這樣道默每天在不同客戶得到一頓熱騰騰的飽餐。他很用心讀書；當他弟弟安東來與他同住時，他很嚴格地看管弟弟。稍後他被人責罵，說對待弟弟太嚴格，他答說：“我當時還不是一個教育家！”這位弟弟安東以後也做了傳道士，并且在日本榮陞為主教。

為得到一些額外的收入，道默給人作了一些訓練，而把所得交給母親。他做傳道士聖召的故事很是出奇：每星期三他常在一個家庭進晚餐，主人給他鹹豬肉。冷碟擺在棹上，熱氣騰騰，大家一齊唸飯前經。忽然道默感到有人拉他的胳膊說：“去克利斯（朝聖地）；你會在那裡找到你的聖召！”道默馬上奔向克利斯，跪在聖體櫃前，他聽到有聲音對他說：“你應當做一個傳教士。”他把此事當秘密保存起來。最後他選擇了遣使會。這是一個法國修會，總會長住巴黎。道默開始猶豫。不久之後他住處的主人去世，他的書分給學生們，道默得到兩本書，其中一本是遣使會會祖聖文生的生活。道默了解這是上天給他一個記號。在他最後考試結束後，他帶著沈重的心情回到家中。他知道父親願意他長大後來照顧這個家。他父親感到很不愉快，驚奇他兒子所做的選擇（做傳士），他不甘願接受。當他最後同意時，他也反對他加入遣使會。因此道默非常難過，晚上不能入睡。最後他離家前往葛拉司，那裡有遣使會會院。當他來到門口，他感到非常怕懼，不敢叩門鈴求入會；也不敢回家，怕父親發怒。手上無分文，白天在城內街上走動，晚上夜間也漫步遊盪或閒坐櫓上。家中母親為他焦慮，她打發安東到葛拉司找他。安東在街上遇到道默，飢餓疲倦。道默遂把一切告訴了弟弟安東，然後拿出勇氣去按門鈴。

## 道默做修士和學生

度慣了自由的學生生活，道默需要調整自己，以度規律的修會生活。他很認真地選擇一條嚴格的生活方式，這使他終生患上頭痛症。爲了達到目的，他要求自己太多了。

1897年7月19日，他在小祭台上舉行了首祭，因爲聖堂正在修整，內部全是施工用的梯架。



道默是一位熱愛祖國的青年，但他也要做傳教士，爲此要離開他可愛的祖國。他很愛大自然，尤其是植物。他的姐姐說：“他知道每一個植物的小冊，和奧國每個村莊。”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奧國被戰勝，使他傷心異常。他曾寫到：“一個國家更好忍受失敗而非勝利。”

1897年8月，他前赴巴黎準備在9月26日遠赴中國。他曾在寫給親人的信中，描述路上的情形，終於在10月30日抵達上海。他被派遣到正定府代牧區服務。

相片：葛拉司的文生會（遣使會）大修院

## 道默做傳道士

道默一生大半時間是在正定府。以此爲據點，他照顧四週地區。他在此學習語言、地方、人民和文化。適應中國式的生活，夏天的炎熱，冬天的嚴寒爲他都不成大問題。1900年他被委負責整個地區，也體驗拳匪之亂。約有半年的時間，他與三、四千信友們在村中築起圍牆，以求自保，抗拒拳匪（義和拳）。到處教堂、公所被破壞，信友被殺；在他本區內，數村庄被搶掠并被焚毀。有一次他發起號召，把五百名教友武裝起來，反抗義和拳，焚毀了他們三個據點。在他寫給家人的信內，他這樣結束說：“我們尚未堪當被列入致命者的名單中。”奧國也付出了代價：它在北京城內的大使館全部被搗毀，一船船上的船長及海軍船員被殺害。在此艱難的時期後，他繼續熱誠地從事堂區工作，數月的時間，從一村到另一村，走路或坐牛車。他的堂區包括四十個村庄。他記得每位教友的名字。1909年他寫信說他照顧著兩千人。他爲慕道者成立了訓練學校。經濟的缺乏使他頭痛。他寫道：假如經濟充足，將會有更多人領洗入教。在此時期，大型火車鐵路正在擴建，許多外國人參加工作。道默對他們并未特別優待。他也未能使中國教友們相信自己是教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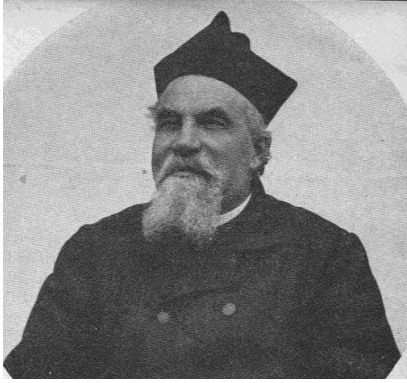
十三年後，在1910年道默回國，度一個短短的假期，回到中國時，帶來一位奧國修士。一年後，中國政治大革命，帝制告終，政府與革命軍交戰，道默却照常工作。政治制度的改變，使他剪下他留了多年的髮辮，寄給他的姐姐作紀念。在他的地區內，他成立了一間學校，很受人歡迎，政府也正式承認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爭對他祖國的影響使他傷心：“戰爭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多大的痛苦！我可愛的祖國陷入可怕的精神及物質的慘痛中。”水患、飢荒將人民帶

入 1920 年，結果盜匪四出。

文致和主教派道默到小修院執教，替代校長之位。爲他，這是許多工作及煩惱的開始。他必須照顧一百五十位修士。他也是教區中國神父的神師，給予精神訓練。他又是正定府修女們的聽告解司鐸。

1928 年 5 月 8 日，他參加由文致和主教主持的嚴規熙篤會 聖母神樂院開幕典



道默司鐸頭戴四角帽，身穿鐸服（官方照片）

禮。二天後，附近鐵路橋樑被炸毀，北軍撤退，搶劫、偷竊負重的牲口。南方軍隊前來，對人民寬大，但對傳教士却鐵面無情。他們住進正定府主教住宅；司令官及手下住入文致和主教的房屋。道默神父的小修院未被佔據，可是修生們不能回家度假，深怕修院被軍人霸佔。兩個月後，軍人撤退，留下一百位傷士兵，由修女們照顧。

道默也成爲嚴規熙篤會 聖母神樂院的聽告解司鐸，并且在文致和主教公寓爲兩個修女團體主持避靜。另爲婦女及少女們、爲聖保祿修士們，以八天的時間，每天兩次，用法文或中文給他們講道。

1929 年，道默再次成爲正定區附近四十個村庄的指導員。這年又是中國的災年。因爲大水患，約八百萬人民成爲災民。爲此，道默推動捐款以疏解急難。

### 道默神父的末年生活

1933 年，爲了健康的緣故，道默第二次回祖國探望。他要擁抱他可愛的祖國內每一個國人、每一棵樹木。那年年尾，他返回中國。他搭火車由上海到北京。當在南京，火車由渡輪穿過長江。帶著更新的勇氣和對上主的信賴，他又開始工作，克服困難，奉獻犧牲，忍受痛苦。

在嚴規熙篤會 聖母神樂院傍，有一個小村庄莊逐漸成長，名叫“本篤庄”，道默在此村舉行感恩祭、講授教理、傳道、聽告解，正如在其他地區一樣。1934 年春季，正定府代牧區院長生病，道默應當代理他的職位，因爲他是院長的副手。他對客人友善客氣，常常愉快；愛主之情，充滿心靈；爲光榮主所做一切，使他歡樂。他也是正定府信友們的牧者，常常走動，一週又一週地，今天這村、明天另一村地拜訪、照顧羊群。

1937 年 8 月，中、日對抗在北京開始，正定府處于北方國軍第三陣線保圍線，於是架起機鎗，在村庄四周挖掘戰壕，組織鄉村軍隊。這一切都是因爲日本軍隊要前來。在附近不遠處約有三千全副武裝的盜匪，欲走出貧窮悲苦的狀況。他們也是一項威脅。

10月9日，道默認為應是安全的正定府被日本軍隊佔領。那天早上，一位中國司鐸來告訴道默說，日本軍隊準備要殺害歐洲人士。道默·柴司加滿懷信心地答說：“我們不會傷害軍人的？”可是他把那位神父說的話告訴大家。同一天的晚上，那個警告變成真實的，一個慘劇發生了。當他們在餐廳進食時，忽然一支日本軍隊衝入，把在場的歐洲司鐸網綁起來，眼睛被蒙蔽，手臂被綁在背後，在夜間被拉出屋外，不知去向。過了約有四週，九位歐洲人的遺物被發現。看來他們是在被捕的同一晚上被殺害的。道默·柴司加神父四十年傳道的生活，就這樣結束了。



相片：屠殺後找到的遺物